老家对我发出信号

李晓

大地之上，人人都有一个老家。

我的老家在乡土。乡土之上，有磁场，有电波，我在城市这一端频频收到老家对我发出的信号。

老家的路对我发出信号。老家的路，是布满老家土地的血管，这些血管让大地变得柔软，让山河变得慈悲。老家的路，黄土里嵌入坚硬条石、浑圆石子，呈阶梯状，呈长蛇状，一座座山，一道道梁，一条条沟，就这样被路窜起来。

我回老家去重走少年路，地气蒸腾，但那些路萎缩了，消瘦了，佝偻了，被杂草淹没了。我的脚印，覆盖在当年行走的脚印上，包浆沉淀处，是时间的痕迹，是生命的重量。那天我坐在山梁上，看见一个人影晃动，他背着背篼，匍匐着身子走在山路上，首先冒出一个花白脑袋，然后我清清楚楚看见他蚯蚓般的青筋在一身瘦骨头上蠕动。老翁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息，我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息声，我们都认出了彼此，相视一笑。往事顿时浮现。那年我12岁，小学刚毕业，也是这条山道上，眼前这个老翁，当年还是一个热心的中年男人，带着我和母亲去村里一户人家“提亲”。那户人家是村里的“首富”，家有一辆运输货物的拖拉机，常常冒着黑色浓烟在乡村公路上“突突突”来来回回，驾驶拖拉机的秃顶男人，有一个弱智女儿。我小时候木讷，可以几天不开一次口。母亲时时叹气，这个娃娃长大后，上哪里求一个饭碗哦。村里的宋会计，也跟我母亲一样替我操心，有天他对我母亲说，我们村啊，40岁以上的单身汉有23个。无论如何，母亲不能让我长大后成为村里的单身汉，于是，拖拉机手的弱智女儿，成为给我提亲的对象。在拖拉机手家，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我埋头不说话。拖拉机手终于发话：“他们两个都不爱说话，今后不会吵架。”在县城机关工作的父亲回家后，闻听此事，大怒，于是这件“娃娃亲”夭折了。晨霜中，父亲徒步去县城上班，他让我陪他走一段路，一路无言，分别时，父亲蹲下身子，突然抱住我，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娃娃，争口气啊，你好好读书，今后从这条路走出去，和我一样在县城求一碗饭吃。”

我从这条山道走到小镇工作，走到城市挣到了一个饭碗。到了城市，我还是时常回到这些山道上来。这些曲曲拐拐的山道，老家山民们托付了一辈子的路，生生死死的路，也结绳记事般铭刻着我对故土血脉的记忆。

老家的井对我发出信号。其实井是老家的眼睛，还有什么比老家的井眼，更深邃更明亮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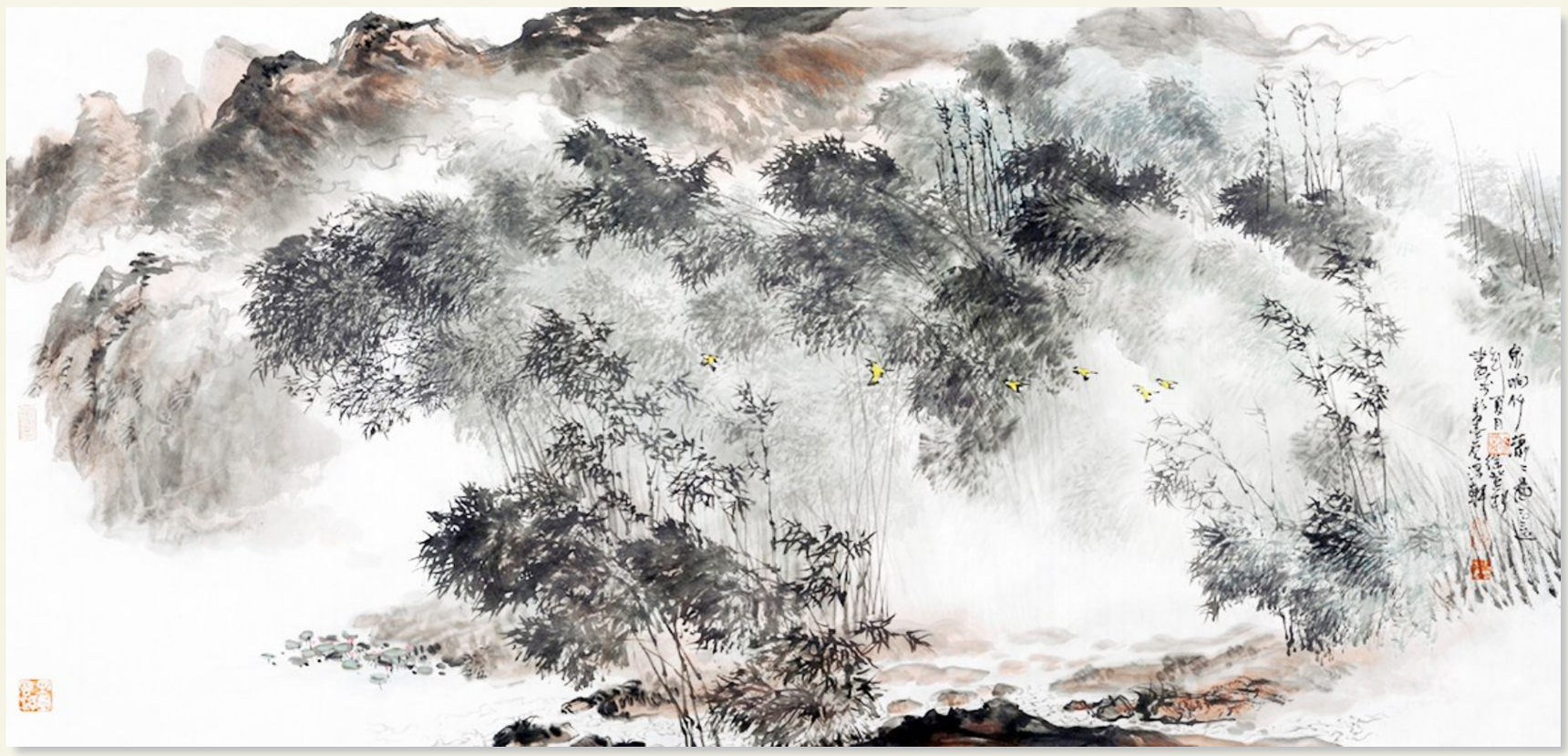
老家的山梁大地上，高大的乔木，横卧的岩石，在地下源源不断汇聚着水，奔突着水，水布满在土地纵横交错的肌理中。一口井被乡人们掘出，清冽的水，让整个乡村都生动明亮起来。

老家扛着镢头的侯大爷，额头汗津津的，他喜滋滋地说，又掘了一眼井。侯大爷快80岁的人了，还声音洪亮、宽额深眸，想来是一辈子喝着井水的缘故。井与人，在大地之中，如有缘之人一样，有一种气场之中的呼应，并相互灌溉。侯大爷一生挖了10多眼井，他凭肉眼看岩石上渗透出的水，凭大树树皮颜色，凭湿润土里一条活泼的蚯蚓拱土而出……侯大爷就凭这些一镢挖下去，果然，水汩汩涌出，一眼井，就这样睁开眼睛来到了村子里。一眼井，活脱脱就是村庄睁着的眼睛，它目睹了季节中多少雨雪雷电，目睹了村子里多少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老家的树对我发出信号。老家满山满岭的树，桃树、李树、梨树、柿子树、核桃树、皂荚树、梧桐树、松柏树、香椿树、槐树、麻柳树、苦楝树……这些树，总让我奇怪地感受到，它们的身子里储存保留着先辈乡民们的音容笑貌，在这些树的DNA里，流淌延续着当年种树人灌注的汗水血脉。我爷爷28岁那年从江边村子拖家带口搬到现在这个村子，他望见光秃秃的山坡，就一直不停地种树，一棵、一棵……绵延成了小树林，到后来，成为漆黑如墨的林子。爷爷生前就砍下他亲手栽下的杉树打制成棺木，夏天他就躺在堂屋中央那口笨重棺材里纳凉。爷爷去世那年村子里还在实行土葬，他躺在坟下棺木里长眠的地方，叔叔们又在那里栽上了树陪伴着爷爷。

老家的这些树，在城里深夜还常常将我摇醒。这些乡民们种下的树，在树梢上，悬挂着我精神的罗盘，将我眺望老家群山大地的视线，永远地相系相连。

老家对我发出信号的，还有起伏如浪的庄稼、烟熏火燎的老房子、一条溪水奔腾的哗哗声、一头耕牛的哞哞叫声……而我接到最强信号的，依然还是那些翻滚在大地上刨土求食的乡亲们。叫上一声“乡亲”，我的双足，在城市马路上触满了根须，它们从老家大地上蔓延而来。



泉响竹潇潇（徐登科 画）

初探曹丞相府

黄志超

走进许昌曹丞相府，迎面而来的，是一座巍峨耸立、气势磅礴的曹操雕像，恰似一座历史的丰碑，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风云岁月。只见曹操身披古朴的古代服饰，一手紧握寒光凛冽的宝剑，那剑仿佛凝聚着千钧之力；另一只手高高扬起，似在指挥千军万马，又好像正对着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士们发表激昂的讲话。

曹丞相府，宛如一颗镶嵌在许昌市老城中心繁华地带的璀璨明珠，又犹如一位沉默的老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等待着后人来探寻其中的奥秘。

丞相府的大门楼庄严肃穆，上方高悬的“丞相府”牌匾，苍劲有力，似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门前两侧的灯笼，宛如两团跳动的火焰，为这座古老的建筑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踏入丞相府，一座红顶黄墙的大殿便如同一幅精美的画卷，缓缓在眼前展开。大殿两侧的小亭子，恰似两位忠诚的卫士，默默守护着这座核心建筑。整个场景被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所环绕，那一抹抹绿色，如同灵动的音符，奏响了宁静的乐章，让人的心也随之沉静下来。这里，曾经是曹操处理政务、接见宾客的地方，漫步其间，微风拂过，仿佛还能听到昔日的谈笑声、脚步声。这里不仅仅是丞相府的一部分，更是后人缅怀历史、感受文化魅力的神圣殿堂，每一块砖瓦、每一株草木，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诉说着过往的故事。

不经意间，我看到几位模样儒雅的专家，他们正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一块刻满文字的大石碑，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与历史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块石碑静静地伫立在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历经风雨的侵蚀，显得古老而沧桑，它宛如一本厚重的史书，承载着无数的历史故事，等待着人们去解读、去探寻。我想，他们或许是在这古老的文字中寻找知识的宝藏，感受传统文化那无与伦比的魅力。曹丞相府，不仅仅是一处供人游览观赏的旅游景点，更是一座研究三国历史的宝库，吸引着无数历史爱好者和学者前来探索、研究。

求贤堂前的广场上，那座曹操《观沧海》的大型浮雕，宛如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展现了曹操的豪情壮志。堂内以浮雕群为主，每一幅浮雕都像是一个生动的故事，向人们诉说着曹操求贤若渴、渴望一统天下的伟大政治抱负。议事堂是曹操商议军国大政、谋划作战部署之地。其陈列内容主要反映曹操戎马生涯及精彩的用兵艺术。展示曹操在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的卓越成就。堂内，曹操与文臣武将的硅胶塑像栩栩如生，他们仿佛正围坐在一起，激烈地议论着国家大事，那神情、那姿态，仿佛下一秒就会从塑像中走出来，继续书写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而赋诗楼高三层，犹如一座文化的宝塔，一层展示了曹操和曹氏三兄弟在文学领域的辉煌成就，那一篇篇经典的诗文，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二层以建安文学和建安七子为主题，仿佛带领人们走进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文学殿堂，感受着那个时代的文学魅力；三层着重展示三国时期有名的“八大美女”，她们的故事，为这座充满阳刚之气的丞相府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

最后，我们踏入了神秘的藏兵洞。藏兵洞设在地下，是精心挖掘的地道，里面设有层层防守和令人防不胜防的暗器机关。当我一层一层地走下去，狭隘的通道蜿蜒曲折，好似一个巨大的迷宫，每走一步都充满了未知与惊喜。洞内设有议政的屋子，仿佛还能听到当年谋士们激烈讨论的声音；有储藏粮食的地方，让人联想到战时这里储备着维系生命的物资；还有灶台、水井、窃听洞等设施。那窃听洞，从下面可以清晰地听到上面的动静，每个地道相互连通，每间屋子大概有十来平方米。据说，曹操考虑到日益强大的军队暴露在地面多有不便，为了让士兵减少在外的暴露，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挖了这个长达45里的藏兵洞。

初探曹丞相府，我仿佛进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历史之旅，在这里，我学到了丰富的三国历史文化知识，领略了曹操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曹丞相府的一切，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令我难以忘怀。

荔枝寄深情

袁秋茜

夏日炎炎，空气中的热浪一阵阵袭来。我在出租屋内吹着风扇，仍觉燥热。忽然，门口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我打开门，发现门口摆放着一个泡沫箱，快递员笑着对我说道：“您的快递到了，请签收。”

我有些惊喜地将泡沫箱搬回屋内，俯身去查看寄件人信息。原来是广东的好友寄来的新鲜的荔枝，我连忙拍了照片发给她，感谢她的好意。她看后回复道：“最近《长安的荔枝》很火，给你寄些荔枝尝尝，让你可以边看剧边吃，过个美好夏天！”我笑着发去语音：“古代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而今我很幸运，知道荔枝来自远方好友……”

谈笑间，我拆开快递，看见冰袋冰镇得很好的一箱荔枝。只见荔枝的外皮是山青色与红砂色相间，整颗荔枝成心形，十分别致。剥开鳞状的外皮，看见白玉般的果肉，我不禁想到了明代诗人丘浚的《咏荔枝》里的诗句：“世间珍果更无加，玉雪肌肤罩绛纱。”如此如玉如雪的果肉，令人垂涎三尺，世间哪有比它更好的珍果呢？我一口咬开，汁水四溢，口腔内充盈着甘甜，一下子消去了暑热。我忍不住，又接连吃了好几颗，沉浸在荔枝的独特口感中，无法自拔。

难怪苏轼要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呢！若是每日能吃到荔枝，那我也想当岭南人啊！可惜，在我的家乡，没有荔枝树，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荔枝，更别说吃到荔枝了。想到这儿，我打开了购物软件，认真挑选了一箱妃子笑荔枝，给在老家的母亲寄过去。买完荔枝，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嘱咐她过几天留心接一下快递员的电话。

“丫头，那么贵的水果，干吗买给我啊？你赚钱不容易，给自己买点好吃的。”母亲在电话那头心疼着钱，而我则心疼这么热的天，仍然在田间劳作的她。“太阳这么烈，你早点回去休息呀，别中暑了。”我催促着她快点放下手中的活儿，回家去歇一歇。

母亲一边往回走一边和我电话聊天。“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吃荔枝是什么时候吗？”母亲的询问，勾起了我童年时的回忆。那亦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被晒蔫的花儿一样，无精打采。午饭没吃几口，人就开始犯困，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母亲无奈，只好从干瘪的钱包中掏出五毛钱，让我到村头的小卖部去买根冰棍吃。我一听有冰棍吃，人立马来了精神，拿了钱就往小卖部跑。

快跑到小卖部时，一辆自行车迎面而来，车上的人喊住了我。我一抬头，脱口而出：“姨妈！是你呀！”姨妈脸被晒得通红，却很温柔地对我说：“走，回家吃荔枝。”那时的我，第一次听到“荔枝”这个词，对它的好奇胜过一切，早把买冰棍的事情抛之脑后了。我雀跃着连跑带跳地回家，呼喊着：“妈妈，姨妈来了，还带了荔枝！”

母亲从屋内迎出来，帮着将车上的泡沫箱搬下来。待箱子打开时，我看见了一颗颗鲜红的果子，伸手一摸，果子的表皮上有小凸点，有点刺手。母亲之前也没有见过荔枝，不知道该如何吃，对着那一箱荔枝有些茫然。姨妈笑着，拿起盆去井边接了一盆井水，将荔枝全都倒了进去，然后对我们说：“井水凉，冰一冰更好吃。”接着，她给我们作示范，先找到果蒂，揪着果蒂，外皮就破开一个口，然后顺着开口剥开，就看到了里面的果肉。“注意哦，荔枝是有核儿的，吃的时候小心别咽下去。”姨妈耐心地教我们如何吃荔枝。

那个夏日午后，我、母亲和姨妈，三个人坐在枇杷树的浓荫下，尽情地吃着清甜的荔枝，说着遥远的故事。夏天的风依旧很热，可被井水泡过的荔枝，清凉了我的心田。

直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个盛夏，姨妈不远千里，顶着烈日，驮着一箱新鲜的荔枝来看望我和母亲。她为我们带来了从未见过、吃过的荔枝，也将亲人的那份深厚的情意藏在了荔枝中，留给我难忘的美好回忆。

我想，世人爱荔枝，不仅仅爱它的独特滋味，更是爱它能传递亲人、友人的绵绵情意。

百年领航铸辉煌

盘肇华

红船破雾启新程，
竞渡千帆斩浪行。
锤碎旧枷愁绪尽，
镰开富路物华盈。
神舟探奥游银汉，
高铁凌波越碧瀛。
伟业丰功昭日月，
光辉永照映苍生。

行吟云浮·灵秀云城

谢林明

（一）

石都云城

东安古邑望千年，
云雾山城有寓仙。
石艺传承几百载，
匠心精妙巧夺天。

（二）

蟠龙洞

天生奇洞卧蟠龙，
地育珍宝幻帝宫。
罗帐百褶唯巧手，
宝石花放叹神功。

（三）

邓发故居

土砖灰瓦有英才，
工运先锋家国怀。
革命功勋千秋记，
踏平荆棘路已开。

（四）

金山云海

青山雄峻挺脊梁，
云海苍茫可有疆？
忽如仙翁骑白鹤，
飘渺灵动历洪荒。

夏天的青绿

耿亚涛

汗水与火热，并存的盛夏
没有春天般的柳绿花红
或立于秋天金黄色大地的丰硕
以及冷冬中凛冽而来的萧瑟
随之而来的是投进耳膜的蝉鸣
和擦过余光滑落的层林翠绿

这随处可见的单调基色
像极了一个人的一生
从青年过渡到中年蜕变的时刻
多么富足而又枯燥的季节
像极了炙热梦想，滑落在现实中
一抹执着而又努力的色彩

夏日的声音（外二首）

李坤

蝉鸣是突然炸开的
在午后三点半的寂静里——
像一颗玻璃弹珠
从晒烫的铁皮屋顶滚过
晾衣绳上的水滴
学会了用摩斯密码交谈
而穿堂风翻动日历的沙沙声
总是比褪色的承诺更轻
只有晒谷场上的竹耙
还在反复书写同一段旋律——
麦粒与阴影碰撞时
大地听见自己骨骼的声响

蝉音如诉

整个下午的震颤
在槐树最稠密的枝间
那薄翅的颤动
是夏天在数自己的铜钱
忽然停住——
像被烫伤的指尖
猛地缩回黑暗
寂静突然变得很咸
而地上
躺着几枚空壳
像被遗弃的小小诺言
阳光继续数着
那些无人认领的
金黄的零钱

夏声里

蝉鸣锯断了正午的寂静
树荫在砖上缓慢地爬行
晒烫的井台边
铁桶碰出清亮的回音
穿堂风翻动去年的日历
数字在热浪中渐渐弯曲
厨房里
盐罐敞开它洁白的记忆
暮色垂落时
总有人坐在台阶上
把晒透的衣衫
折成一方温柔的夕照